

魔界战士

[巨] 山田风太郎 著
市平和 译

所有破坏游戏规则的人
都将付出代价……



魔界战士

[日] 山田风太郎 著
韦平和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界转生 I / (日) 山田风太郎著; 韦平和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378-2940-3

I. 魔... II. ①山... ②韦...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3208 号

《MAKAI TENSHOU 上》

© YAMADA Keiko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北岳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魔界转生 I

(日) 山田风太郎 著

韦平和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20×1000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6 插图: 2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940-3/I · 2851

定价: 22.00 元

魔界首领

森宗意轩:天主教徒大名小西行长的遗臣,岛原农民起义的军师。他独创了魔界转生的忍法绝技,将从地狱中复活的无敌剑士结成集团,挑唆纪州藩主德川赖宣造反,使德川家族自相残杀。

魔界七大剑豪

宫本武藏:曾称新免武藏,二刀流高手,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剑客,曾参加六十多次决斗而无一失手,是个连森宗意轩都无法完全控制的剑豪。

荒木又右卫门:传说他是柳生十兵卫的弟子,是日本三大复仇者之一,在“伊贺的复仇”中一人斩杀三十六人。后来,他的死成了一个谜。

天草四郎时贞:岛原之乱的指挥者,天主教美少年。他是森宗意轩最得意的弟子,绝技是忍法发切丸。

田宫坊太郎:一出生就背负着为父报仇的命运的天才剑客,柳生但马守宗矩的弟子,七大剑豪中第一个与柳生十兵卫交手的人。

宝藏院胤舜:精于使枪,招术出神入化,堪称一绝,转生前靠禁欲来使出枪法绝技。

柳生但马守宗矩:柳生新阴流始祖石舟斋的第五个儿子,也是柳生十兵卫的父亲。他长于剑法,在将军家里担任剑术教头,同时也是天才的政治家。

柳生如云斋:真名柳生兵库,柳生石舟斋长子的儿子,柳生十兵卫的堂兄。他是尾张柳生的创始人,柳生新阴流的正式继承人。

其他人物

纪伊大纳言德川赖宣:绰号“南海龙”,德川将军直系三家之一,是德川家康之子,现任将军的叔父。俸禄五十五万五千石,精力过人,有夺取将军宝座的野心。

牧野兵库头:德川赖宣的宠臣,堪称治世奸雄,乱世豪杰。

由比民部之介正雪:自号“张孔堂”,作为内应在江户牛入榎坂开兵法道场。

弗兰西斯阿蝶、克劳拉阿品、维阿托丽斯阿钱:由森宗意轩一手训练出来的所谓“忍体”。

根来忍法僧:是牧野兵库头招来的忍者队,共三十人,负责跟踪与侦察。

我方第一剑客

柳生十兵卫：江户初期的独眼天才剑士，柳生但马守之子。在本书中，他不得已杀死了自己的同门、徒弟、堂兄还有——亲生父亲。

我方阵营

柳生十人众：都是柳生十兵卫的弟子，武功低微，乐观豁达，虽然一眼看上去不大可靠，但为了十兵卫的成功不惜舍命，最后几乎全部牺牲。他们是矶谷千八、逸见濂兵卫、小栗丈马、小屋小三郎、伊达左十郎、北条主税、户田五太夫、金丸内匠、平冈庆之助、三枝麻右卫门。

阿缝、阿寻、阿雏：分别是木村助九郎的孙女、关口柔心的女儿、田宫平兵卫的孙女。容貌美丽，武艺精湛，连柳生十人众也自愧不如。

弥太郎：年仅七岁的美少年，关口柔心的儿子，阿寻的弟弟，一人对付五名根来忍法僧，后为柔术高手。

其他人物

木村助九郎：纪州藩剑术教头，柳生石舟斋的得意弟子，新阴流高手。

田宫平兵卫：纪州藩剑术教头。他以林崎甚助的拔刀术为基础，自创出无敌的田宫拔刀术。与魔界众人中的田宫坊太郎是亲戚。

关口柔心：纪州藩柔术教头，关口流柔术的创始人。

松平伊豆守：将军家光的军师，用智慧和计谋平定了岛原之乱，人称“智慧伊豆”，是大纳言赖宣和森宗意轩的最大克星。

目录

壹 地狱篇第一歌 /001

“来！——来！——到地狱来！”

他叫道。

那声音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

贰 地狱篇第二歌 /019

正雪并没有将女子一劈两半。

只是从她的额头到鼻梁，

从胸口到腹部，

划了一条浅浅的血道。

叁 地狱篇第三歌 /039

“武藏在这个女子的胎内。”

老僧重复说道。

“不，现在已经从子宫进入腹中了。”

肆 地狱篇第四歌 /053

他的眼中只有枪。

而这天

竟有人用脚踢了这把枪。

伍 地狱篇第五歌 /069

“……宝藏院，你干什么？”

这时，但马守也吃惊地喊道。

“殉死。”

目录

“敌人”的编制 /091 陆

诅咒以他们为“敌”的人吧。
以这伙可怕的举世无双的人为敌，
这个世上的人恐怕不会有好下场。

柒 故山剑侠 /111

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
分成两三条，沿着墙壁滴了下来。
其他再无动静。

阴曹地府 /131 捌

“她是？”
“田宫平兵卫的孙女，叫阿雏。”
“嗯，果然厉害。”

玖 黄泉坡 /149

但这位贵人迫不及待地开门偷窥。
看到的是浑身爬满蛆的妻子的尸体。

生死决斗 /169 拾

“宝藏院胤舜……”
“胡说！”
“荒木又右卫门……”
“喂！助九郎，你是不是疯了？”

目录

拾壹

游戏规则 /185

与十兵卫玩剑法，
这可是消遣的最好游戏。

关西第一名刹 /211

拾貳

北条主税滚落了下来。

不过，分成了三个肉块。

砸在石板地上的是头、躯干

和腰以下的两条腿。

拾參

巨涛拍岸 /229

“血呢，滴下来，沾在谁的刀上的话，
那家伙就是跟十兵卫决斗的第二号。”

“嗨……流到刀与刀之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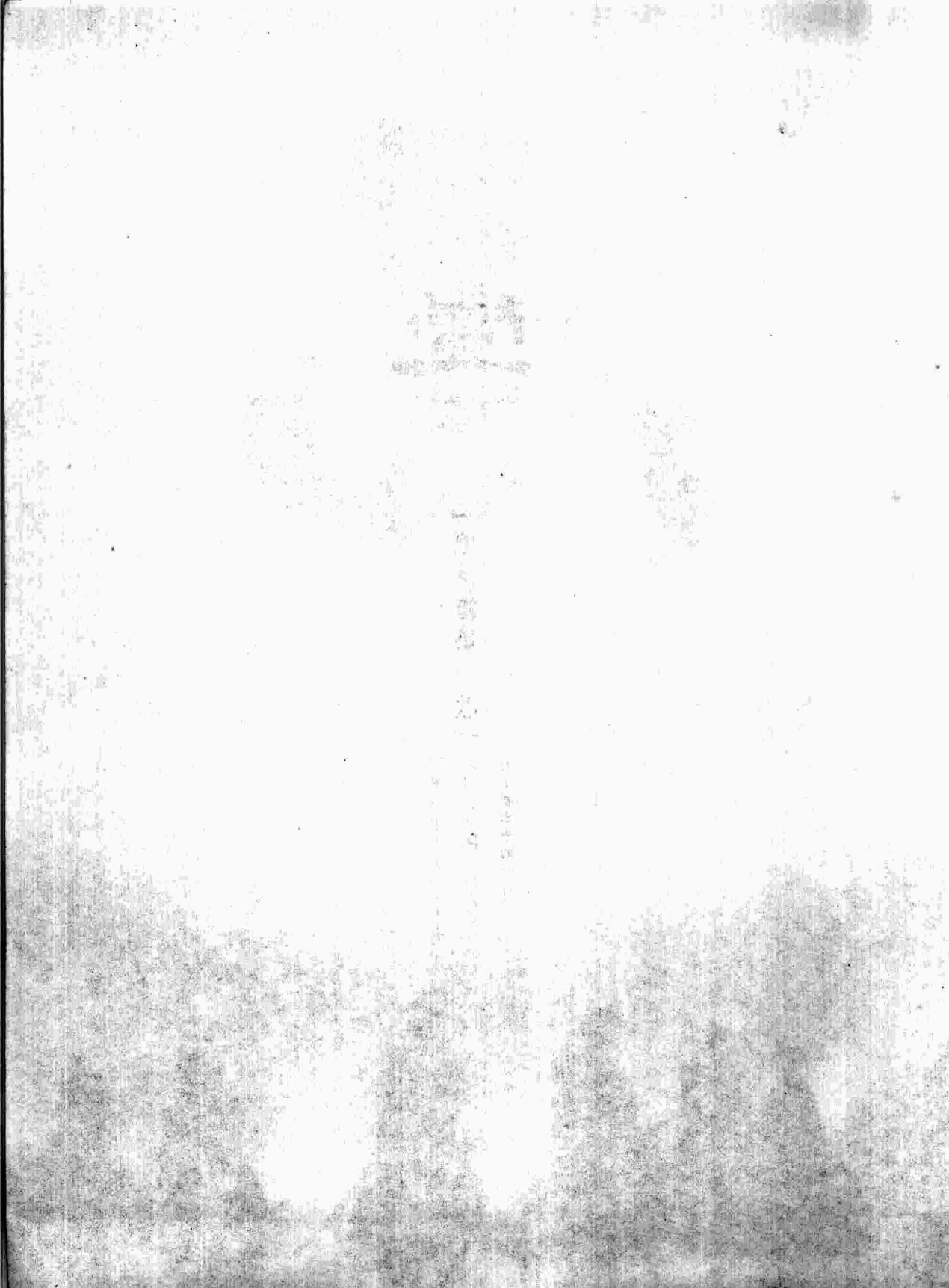
“我去。”



【地獄篇第一歌】

「来！——来！——到地獄
来！」他叫道。那声音仿佛是从
地下冒出来的一样。







遍地燃烧着熊熊的篝火，可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没有月光，此时正值三月。低垂密布的乌云发出灰黑色的光。乌云下面，各个阵地上肆无忌惮地燃着篝火。一场激战刚刚结束。

不光是篝火，到处还可看见围坐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的武士。武士们的歌声几乎淹没了海浪的声音，还有的甚至拔刀乱舞。时而，有的营帐里传来女人尖锐的笑声和声嘶力竭的喊叫声。

“好像战斗一结束，春天就来了。”

穿过兵营的两个身影，其中一人对另一人说。

“南风好大。我好像闻见一股怪味儿。”

“那是守城士兵的尸体腐烂了。”另一个人不悦地答道。

“嗨，昨天城池陷落，现在尸体已经腐烂了？”

“你都看见了吧，从今天中午开始，飞来了那么多苍蝇，铺天盖地的……你到城后面看看，从悬崖到海上，尸体像雪崩似的。毕竟杀了三万七千人呢！”

一直满不在乎地侃侃而谈的这个男子此时也皱起了眉头，沉默下来。

这是宽永十五年（公元1638年）三月一日的夜晚。去年十月在岛原突然掀起的农民起义，起义军骤然变成了神出鬼没的天主教军队，酿成了一场大乱。他们据守在原城中，政府出动了十二万四千幕府军围攻他们，五个月了还没有攻破城池。

但是，昨天拂晓时，原城终于被攻陷了，贼将天草四郎被杀死，三万七千名守城士兵除了仅有四人投降外，全军覆没。

前几天，一到日落时分，守城士兵就疯狂地倾巢出动，袭击政府军。而现在他们不会再出现了。幕府军已经搜遍了城池的各个角落，幸存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斩尽杀绝。这场扫荡，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告结束。

来自丰前小仓的领受十五万石俸禄的小笠原右近大夫，也率领六千士兵参加了幕府军。这天夜里，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光临。

“鄙人为了练武，云游各地，有幸亲眼目睹了此次征讨，深感获益匪浅。鄙人名叫由比民部之介，乃一介浪人。鄙人获悉，贵方军营中，有一位著名的剑客官本武藏先生，现位监军之职。请务必让鄙人与武藏先生见一面。”

小笠原的一名侍卫接待了这位浪人。

接待这位浪人的侍卫内藤源内有些不高兴，耗时五个月的战斗终于结束

了,他正想与伙伴们痛饮一杯庆祝胜利,这时候却来了个身份不明的人找麻烦,让他酒也喝不成了,另外,来人让他觉得不顺眼。

到底哪里不顺眼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年龄大概三十三四吧。——不,也许还要年轻。留着全发*,皮肤白皙,举手投足像军师一样态度庄重,眼睛像年轻人一样熠熠生辉、机智伶俐。张口说话,竟有几分妩媚动人。

但内藤源内有点不满的是,这个人自称浪人,却身穿双层黑色羽衣,下穿缎子裙,外罩一件蝙蝠外褂,在这血腥和硝烟尚未散尽的地方,显得格格不入。岂止格格不入,这身打扮简直是目中无人!刚才他若无其事地说目睹了战争,可到底他对这场天下大乱是怎么想的呢?不光是服装,连他的口气也显出几分妩媚,总有些让人感觉目中无人。——也许是对这一点感到反感吧。

既然如此,一开始就拒之门外好了。然而这个自称由比民部之介的人却有一种奇妙的本领,三言两语的争论之后,便突然让你对他言听计从了。

内藤源内不知不觉就领他进了军营,绷着脸说:

“既然是见监军的,我给你们引见一下。”

“宫本武藏先生并不在小笠原家做官,只是临时雇佣的监军。这样的话,还想见吗?”内藤源内把丑话说在前面,免得这个浪人想要借宫本武藏的门路到小笠原家谋职。

“嗨,那么他是客人身份?”由比民部之介露出一脸意外的表情。

“客人身份也说不上。——武藏先生到了那样的年纪,还像乞丐一样在各国周游,隔几年在小仓出现一次。就是因为在本藩的船岛打败了佐佐木小次郎,所以好像他本人也觉得来小仓最为亲近,而且有面子。尽管如此,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且小仓也早已改朝换代,从当时的细川时代变成我们小笠原,都已经六七年了。我们还未好好招待他呢,就发生了这一次骚乱。”

一直绷着脸的源内,说到宫本武藏,一下子滔滔不绝起来。好像这些事是对这个人不能不说明的,但其话语里并没有好意。

“于是,武藏先生主动请战。战场非儿戏,尽管如此,他到底是久经沙场的剑客,我们想打仗他也许能派上用场,就封了个监军的名目,让他参战了。”

*全发:江户时代行僧的一种发型。





源内耸了耸肩。

“什么用也没有。”

“不会吧。”

“你看了这场战斗的话，你应该知道，进攻的敌人是多么地非同寻常。本来我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过是农民起义嘛！可不知为何，这些家伙无论怎么杀，都举着十字架，像魔鬼一样向我们砍过来。不时发动一场夜袭，神出鬼没，甚至有时候十二万的大军被他们杀得仓皇逃窜。不过，据守在城里的不光是农民，敌军里也有相当厉害的军师。他们靠的不是天草四郎这种小鬼的智慧，听说有一位叫森宗意轩的丰臣秀吉的遗臣在发号施令呢……”

海风越来越大，令人作呕的味道也越来越浓。

“反正，眼看着敌人进攻，武藏先生什么也不做。根本没有使出那名闻天下的双刀将敌人杀个落花流水，他就仿佛石块一样，坐着一动也不动。”

“也许他有了什么奇妙的想法？”

“可他也不给我们出什么锦囊妙计。这种监军，要他干什么，简直莫名其妙……不过我们小笠原藩也用不着听由临时雇佣的军师来指挥。无论如何，仗打完了，武藏先生也该收拾东西走人了。”

海浪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小笠原的军队就部署在原城北部的岛原湾沿海。

“令人钦佩的是从江户来救援的老中*松平伊豆守。以前只听说，他是一个精通政务的人，但没想到他还精通兵法。一让他当了老中，以前一盘散沙的大名，就变得像织布机似的听从他的摆布了……”

“人称‘智慧伊豆’。”

“我可是亲眼所见。总而言之，战国时代的战略兵法已经不太管用了。而且像古怪的剑法之类的东西，我不喜欢。我知道了，所谓的剑侠，今后在打仗的时候，也只是形同虚设……啊，那儿便是宫本武藏先生的营帐。”

内藤源内指着远处，低声说。

由于是长期的进攻战，幕府军为了防备，也建起了成排的正规营帐，而并不是单纯的野营，但在海边远远地有一间孤零零的、铺着席子的茅舍。海上吹来的风卷起了席子，简陋的烛台上油碟里的火光隐隐约约地摇曳着。

*老中：江户时代直属于将军，总理政务的最高官员。

“我就此告辞了。你一个人去吧。”

源内说。他那冷淡的语气中竟有一丝畏缩。

“还有，我说的武藏的事，别传到他的耳朵里。”

内藤源内落荒而逃般地回去了，由比民部之介甚至忘记了目送他离开，便向铺着席子的茅舍望去。

一位看似五十多岁的男子独自坐在灯下，默默地削着什么东西。席子上满是从膝盖上飞下来的木屑。

由比民部之介只看得见他的侧影，高高突出的颧骨下面容憔悴，好像面颊上的肉被挖掉了似的，上面的胡子乱糟糟地卷曲着。发红的胡子，已经银光点点。一头卷发，从前额至头顶剃得光秃透亮。他垂着头，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在做什么呢？”

由比民部之介不由得一边蹑手蹑脚地走近他，一边伸长脖子细看。

“好像是桨。”民部之介想。

也许是从附近的海边捡来的，他确实在削着一根很长的桨。那桨仿佛在逐渐变成一把剑的形状。

民部之介突然想起，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在丰前的船岛与一名叫佐佐木小次郎的著名剑客决斗时，在船中削桨为剑，当做武器的故事。

这也许是这个浪人的癖好吧？或许……

远处传来隆隆的波涛声。或许——那浪潮的声音，让他蓦然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争斗，又开始重温旧梦了吧？

民部之介心中忽然生起对这个人的一丝怜悯之情。

“先生，”他喊了一声。

“官本先生！”

那人连头也不回。不知是因为埋头工作，过于专注了，抑或是耳聋。

远近充满了海的隆隆声和宛如波涛般的饮酒高歌、欢呼胜利的呐喊声，而这里的武藏却是孤影惨淡、“沉浸于往事之中”。

由比民部之介在铺着席子的茅舍门口以手抱拳道：

“官本武藏先生，晚辈乃从江户远道而来的浪人由比民部之介。知您在此，特来造访，请收我为徒。”

武藏往这边瞥了一眼，手上未有丝毫停歇。

刹那间，由比民部之介感觉脸上射来一束金褐色的光芒。



可是，待他惊讶地眨了眨眼，再抬头看武藏时，武藏若无其事地仍在削着木桨，几乎让他怀疑刚才的一瞥是一个错觉。

“先生！”民部之介又喊道。

“敬悉宫本先生从不收弟子。那，恐怕是因为平庸之辈难以忍耐先生的严格教导。但由比民部之介绝非等闲之辈。凡人所能成之事，无不敢作敢为，所以至今修行而未入仕途。我一直祈求神佛，我虽愚劣，请赐我种种苦难。宫本先生，请仔细看鄙人。”

他抬起脸，只见额头白皙，脸上燃烧着自信的光芒。那眼神毫无愚劣之色，眼睛炯炯有神，充满了智慧、好奇和野心。

武藏不作回答，默默地削着木剑。

“刚才从小笠原的家臣那里，听说了先生的事。恕我冒昧，他们并不赏识先生。不，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先生。啊，这样说有些失礼，他们不知道先生的真正价值。他们只以剑法评判武藏先生。但是依鄙人之见，先生胸怀鸿鹄之志。民部之介的眼睛大概不会有错。”

武藏依然面无表情，但他的侧脸露出了一丝抑郁的神色。他默默地削着那把木剑，只见白色的木块飞迸，发出轻微的响声。

民部之介一时怒上心头，说：

“而且，自古圣贤皆寂寞。”

他抖擞精神，一面露出充满妩媚的笑容。

“先生自己也有责任。看上去，先生过于孤高，令人感到一股秋霜之气——过于冰冷，难以接近。俗话说，‘孤掌难鸣’，欲以天下为己任，需要让身边春风拂面才好。”

肆无忌惮、一针见血正是他的风格。无论多么矜持的人，遇到他这种不拘小节的言谈，都会面露惊讶之色，一脸苦笑。

“鄙人愿为先生效犬马之劳，当您的春风。一定让先生名扬天下。”

他乘胜追击，切中要害：

“本来宫本武藏先生就不该埋在十五万石的小笠原藩这样的地方。不，这也不会是先生的本意。连鄙人尚且受到前征讨使板仓内膳正先生的赏识，得到阵地通行的令牌。但即使如此我也丝毫不想效命于板仓家。鄙人志在幕府。但是，鄙人尚属无名小辈，还难以一步登天，所以想举先生这个旗子。先生完全能当这个旗子。其实，我看得出来，先生胸怀大志。不，这样说，会让人以为我只是利用先生，但绝非如此。如果将先生比作刘邦、刘备的话，鄙人便是张良、孔明。”

民部之介这时已经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起来。起初那种谦恭的愿作弟子的开场白已经无踪无影了。

“您别见笑，鄙人自号张孔堂。您也许要见笑，先生您姑且当成上我一次当，把民部之介当做身边人使唤吧。至少先生所不具备的，鄙人身上具备，这样您能答应了吧。——不，您别见笑。”

武藏脸上没有丝毫笑意。他默默地将膝上的桨“唰”地伸了出去，那显然已经成了一把木剑的形状了。

席子的一角躺着七八根横切好的毛竹，那是插花用的一种装饰，这位老剑客看似有着雕刻和制作手工艺品的癖好。他把翘曲优美的木剑头按在其中一根上面。

只听“啪嚓”一声。

由比民部之介突然瞪大了眼睛。

明明只见他轻轻一按，可那么粗的毛竹竟然像篮子一样“啪嚓”一下压扁了。

武藏那张消瘦的脸这才绽开了一丝笑意。那是一种会心的笑，制作的剑终于大功告成了，而民部之介的滔滔雄辩他几乎没有听见。

武藏将那木剑抡过头顶，笔直往下一劈。当然，那只是一个架势。而且，是朝着同民部之介相反的方向劈下去的。——但它却发出了“嗖”的一声，似乎连空气都彻底燃烧了，而坐在门口的民部之介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暴风仰面吹倒在地上。

“师傅！”

这时，外面响起了一个少年的声音。

草屐发着“吧嗒吧嗒”的声音跑了过来，可爱的声音又喊道：

“师傅！那个——一个奇怪的老头儿和两个女人从城中向海上逃去了。”

茅舍门缝的灯影中，闪现出一个小小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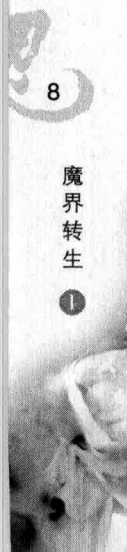
看上去，是一位十来岁的少年，穿着一件短小的衣服，扎着娃娃头，腰里插着一把跟自己一般高的木剑。

只见少年光脚穿着大人的草屐，跑了过来。

“师傅，您睡着了吗？”

他一边说，同时无意中看见了坐在那里的民部之介。但他并未施礼，气喘吁吁地说：“什么呀，您不是醒着吗？——糟了，落荒而逃的武士，大家都去追了。”

“喏，城中还有活着的人？”





武藏这才把脸朝向这边：

“但是有人追了的话，不就行了吗？”

“可听说，那是什么敌军头目呢！”

“头目？”

“不会是天草四郎吧？”

“我们在城后搜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怪的老头儿和两个女人。于是我们叫来了武士们，他们看了一会儿，其中有一个人，像鸡要被勒死似的叫起来：‘那是森宗意轩，森宗意轩！’”

“什么？森宗意轩？”

由比民部之介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尖叫。

森宗意轩——此人正是敌军首脑之一。原先有人说，此次骚乱的主谋是小西行长的遗臣们。很明显是他们在指挥作战，但是森宗意轩这个名字却因带着一股妖气而出名。据说在战乱发生前，人称天草四郎的少年首领会施展各种神秘法术——譬如，一边念着天主教的咒语，一边在拂晓到来的时候，将西方的天空变成了晚霞；或者从天上叫来鸽子，在手掌上生蛋，从蛋中拿出了天主教的经文——这些都是旁人难以置信的事，但连附近一带并非天主教徒的农民也坚持说自己亲眼目睹，深信不疑。在他施展这些法术的时候，旁边肯定侍立着一位如同枯木般的老人，那就是森宗意轩。

但是这个森宗意轩前天也应该被杀死了。原城在西洋大炮的攻击下，城中起火，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不计其数，但无论如何，在连一只蚂蚁也爬不出来的、水泄不通的围攻下，再加上彻底的扫荡，不论男女老幼，三万七千叛军应该都被斩尽杀绝了。

“哎呀！”武藏也奇怪道。

他突然立起身来，身高六尺有余。那身影却不顾民部之介，毫不客气地大步走出了茅舍。

“伊太郎，带路！”

话音刚落，少年已经一马当先跑到他的前面了。

三

少年顶着夜风奔跑着，后面武藏紧追不舍。

由比民部之介一边追赶着他们，一边突然想起了早先听说的一个逸闻，说这个宫本武藏从壮年时就不收徒，只是时常捡一个童子随身带着……现